

红门楼

范文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红门楼

范文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门楼/范文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321-3381-9

I. 红… II. 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2370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王志伟

红 门 楼

范 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0.75 插页 2 字数 329,000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100 册

ISBN 978-7-5321-3381-9/I · 2569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7
第三章	81
第四章	138
第五章	191
第六章	217
第七章	239
第八章	265
第九章	285
第十章	312
后 记	327

第一章

1

早春三月，料峭春寒。黄土山丘夹裹的万川河套万籁复苏，沉睡了整个冬天的土地渐渐苏醒，泛起清徐的泥土芬芳。万川河水悄然解冻，消融的雪水在晶莹的河面上浸融出一道道蚯蚓似的细流，交汇成一股清澈的河水，蜿蜒流向远方。春风从河面上掠过，荡起一簇簇涟漪。一条古老的官路静卧在万川河畔，与清澈的河水若即若离，缠绵得像两条交媾的蛇，也更像受人垂青的少妇，难掩羞涩却又不甘寂寞地展示她的婀娜腰肢，玉带似的伸向远方，向东藏匿在华家岭鱼脊似的山梁间，向西湮没在大青山若隐若现的沟岔里。官路两边，冬日里饱受车马碾压的马莲草探头探脑，泛起一条条时续时断的绿带，衬托出官路古老的轮廓，仿佛诉说着官路的沧桑。

一大片乌云，变幻着魔鬼般的躯体，从南山顶飘然而出，遮掩了金盆似的太阳，夺走了春日午后阳光赐予万川河套短暂的温暖。零零星星的雪片随即洋洋洒洒地飘下，仿佛极不情愿融入大地，在风中顽强地起起落落，飘浮不定。万川河套弥漫在风雪中。周围空旷绵延的黄土山丘渐渐被染成了银色。

凄迷的风雪中，一个七八岁的孬娃从官路的东头踉踉跄跄地朝西走来。孬娃骨瘦如柴，头发像一撮蓑草从头顶披落而下，遮住了乌黑机灵的眼睛，也遮住了棱角分明的脸庞。孬娃身上的棉袄缀满补丁，鹰抓了似的裸露出一团团脏兮兮的棉絮。棉裤的膝盖处已经磨穿，依稀看得见乌黑的膝盖在破洞里探头探脑。他的两腿僵硬得打不过弯，走起路来脚骨拐像是打架，别别扭扭地拖着露出大拇脚趾的棉鞋，有气无力地摩擦着路面，泛起一缕疲惫的尘土。不远处的山头上伫立着一只老鹰，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孤单的身影。孬娃抬头望了望山头

上的老鹰，身子在寒风中战栗了一下，缩回脖子，伸手从破棉袄里摸出一颗煮熟的洋芋，果断地塞进了嘴里，鼓胀的腮帮随之剧烈地蠕动，眨眼间便吃完了手上的洋芋。他贪婪地舔了舔手指，伸出舌头收揽了嘴唇上的洋芋末，望了望山头上的老鹰，又踉踉跄跄地朝前走去。

路边山凹处有一块向阳的草地，泛起一抹嫩绿。草地旁有个麦草垛子，业已被过往的牲口撕扯得蓬松零乱。尕娃来到麦草垛子前，老练地扯下麦草搭了个狗窝一样的洞，一骨碌钻了进去。

风雪中，从官路的西头天与地的夹缝中走来一个中年人。这人头戴遮额毡帽，身穿洋布棉袄棉裤，腰束蓝色布腰带，身后紧跟着两匹骡子，在空旷的官路上急匆匆地前行。两匹骡子背负重驮，喷着白雾似的鼻息，紧循着主人的脚步。

中年人来到草地前放慢了脚步，一个长嘘喝住骡子，借助土坎卸下了驮子。两匹骡子释去重负摇头甩尾，躺卧在路边的土窝里尽情地打了个滚，又猛地一跃而起，昂头耸耳，唾沫星飞溅，接着又颤动浑身的肌肉，抖落了身上的尘土，发出一阵嘟嘟嘟的颤唇声，然后急匆匆走向草地。绿茵茵的草地散发出嫩草的芳香，骡子贪婪地啃食起嫩草。

中年人蹲在草地旁的一块石头上，从褡裢里掏出大饼，大嚼起来。很显然，他和骡子一样饥饿，一样疲惫。

嘟……的一声长鸣，骡子昂起头，发出惊乍乍的颤唇声！

中年人鼓胀的腮帮停止了蠕动，站起身睁圆眼睛朝四周张望。周围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雪花在风中恣意地翻滚。他回头冲着骡子爱怜地吼道：“乖乖地吃青草，到家了给你们上豌豆料。”

骡子又低头啃起青草。突然，骡子又嘟一阵颤唇，声音更加洪亮，透出一股惊恐的气息。

中年人蠕动的腮帮又僵滞了，瞪起眼睛来到骡子旁，低头朝麦草垛子里一看，麦草窝里躺着一个尕娃！中年人心里暗骂道：日他娘的！谁家日娃不管娃，娃跑了不寻娃！他正要转身离去，却见麦草窝里的尕娃瞪着乌黑溜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手上啃成月牙状的大饼，干瘪的嘴巴下意识地蠕动。

中年人动了怜悯心，伸出手里月牙状的大饼：“给……”

尕娃骨碌着眼珠，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手上的大饼，稍加迟疑便一跃而起，伸出乌鸦爪子似的脏手，抢过大饼便往嘴里塞。

中年人抬头仰望风雪弥漫的天空，不禁动了恻隐之心：这样的天气，尕娃不

是饿死也得冻死。大小是一条人命。于是便俯下身问：“娃，哪个村的人？咋跑到这里来了？”

尕娃只顾啃大饼，全然没听见似的。

“你是谁家的娃？”

尕娃摇了摇头，眼睛依然没有离开手中的大饼。

“咋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尕娃边啃大饼边摇头，哪里还顾及他的问话。

中年人努力做出善良可亲的样子：“乖娃娃，给叔说实话，哪个村的？爹娘叫啥名字？这么冷的天，要冻死的，告诉叔，叔送你回去。”

尕娃鼓了鼓脖子，咽下最后一口大饼，舔了舔手指，又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低下头羞怯地说：“我没爹没娘，不知道哪个村的，人都叫我叫花子……”

“没爹没娘！不知道哪个村子！难道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尕娃嘟噜起嘴说他就是个叫花子，他指了指南面的青山，说他的家在山根下，天最热的日子里能看见南山顶的积雪。他模模糊糊记得爹娘躺在黑糊糊的土炕上，在咳嗽唠咳中弯着弓一样的腰无声无息了。从此他成了孤儿，靠村上的人家一碗粥一口馍过活。去年夏天一场冰雹毁了村里的庄稼，没有人再给他粥和馍了。有个好心的老大娘指着山下的万川河套，说那里人的光景好，让他去那里讨饭，兴许能有一条活路。

中年人丢下尕娃回到石头旁，掏出烟袋锅点上火，深吸慢吐了一阵，眉宇间渐渐地僵滞了，眼珠随之骨碌碌转动了起来……

中年人叫田福元，家在万川河套中部一个叫田家洼的村子，过着殷实富足的日子。他第一眼看见麦草窝里的尕娃时，便从他闪动的目光里感知到尕娃并不呆愚，眼睛里有一股机灵良善的神色，不是那种离家逃劳、不服教化的狂痞劣种。尕娃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不知道爹娘是谁，一定是遭遇天灾人祸的家庭遗弃的孤儿。想到这里，他又点上烟，默默地蹲在石头上，着手筹谋一项拯救家族延续香火的重大计划。

田福元是个勤劳本分的庄稼人。他忙时务农，闲时经商，日子过得富足殷实。但年近三十，苦于养不出个儿子，正处在子嗣危机之中，心里自然有说不出的苦衷。万川河套面临子嗣危机的人家深信一条俗理：一脉家族的人丁是否兴旺，完全取决于祖上的阴德和阎罗大王的好恶。祖上如若缺德少仁，阎罗大王就要在他的后人身上施虐报复。惯见的方式便是带有恶作剧式的“麻绳从细处

断”——先让这脉人几代单传，再忽悠悠地断了根脉。当然，阎罗大王日理万机，不可能关顾到每一根细麻绳。于是，古老的投机取巧便应运而生——抱养一个外姓儿子娃，俗称“娃引子”，以扰乱阎罗大王的视线，忽视了这根细麻绳。娃引子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就是养父母见娃思娃见娃想娃，精神萌动刺激生理反应，再生出个真米实麵的亲娃。实践中不乏成功的先例，更有甚者一发不可收，冰糖葫芦似的养出一串亲娃来，使这一俗理愈发显得颠扑不破。

田福元三世单传，目下正处在人脉麻绳的最细处，自觉低人三分，为此常常心惊肉跳，心虚气短，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没了不少过日子的劲头。此时此刻，他正在琢磨：何不把麦草窝里的尕娃拾回家当娃引子？不知根不知底，来无踪去无影，长大后也无法寻根问祖东拉西扯乱生是非。虽说大了点，障不了人的眼目不见得障不了阎罗大王的眼目！再说，大一点有啥不好？引不出娃来就当亲娃，将来顶门立户续香火；能引出几个娃来，多一个也不算多。不论引出引不出娃，这娃吃不了几年闲饭，横竖不吃亏……

想到这里，他果断地丢掉烟锅袋，从褡裢里掏出一个大饼，再次来到尕娃身边，高高举在手上，俯下身问：“娃娃，给我说实话，你到底是哪个村的人？”

尕娃吃了半个饼已没有刚才那么急迫了，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手上的大饼，嘟着嘴说：“不知道。”

“你爸是谁？”

“不知道。”

“你娘是谁？”

“不知道。”

“家里还有什么人？”

“不知道。”

田福元喜出望外：“你叫啥名字？”

尕娃看了看他，羞答答地低下头说：“叫花子，他们都叫我叫花子。”

“你不是叫花子……”田福元扑过去抱住尕娃，“娃娃，我就是你亲爸，小时候把你丢了，今天总算找到了，我的儿啊！叫爸，快叫爸……”说着便把大饼塞进尕娃手里。

尕娃眨巴起眼睛，呆呆地看着他，许久，嗫嚅着嘴从唇缝里挤出了一声“爸……”

田福元几乎从地上弹跳了起来，跑过去揽住骡子，手忙脚乱地搭上驮子，又

回身从麦草窝里拎起尕娃，扬手撂到骡子背上……

风雪过去了，太阳在西山头探头探脑，一片光芒撕开云雾，留住了夕阳最后一缕余晖，也把田福元家门前的老榆树涂抹得鎏金一般。田福元推开一扇漆黑大门，牵着骡子穿过门洞来到院子，从骡背上拎下尕娃，又着手卸骡背上的驮子。

一个胖乎乎的女人闻声走出上房的屋子，走过来帮田福元卸驮子。她猛地看见骡子旁脏兮兮的尕娃，立时瞪大眼睛停住手脚，惊愕地看着田福元发呆。田福元怯生生地回避了她的目光，自顾卸驮子。卸完驮子，他依然没有理睬发呆的女人，牵着尕娃的手走进大门西侧的牲口房。他打来热水找来剃刀，润湿尕娃的头发，剃掉了蓬发。又打来热水，亲手为尕娃擦洗掉身上的污垢。擦完身子，他伸手摸了摸尕娃光瓢似的头，又摸了摸他的小鸡鸡：“这才是我的娃嘛！”说着抱起尕娃塞进牲口槽旁热烘烘的被窝里，又顺手把尕娃脱下的破衣服塞进了炕洞，然后转身出了门。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田福元怀抱一堆他穿过的半新半旧的衣服回到牲口房，从被窝里拉起尕娃，给他穿上衣服，然后牵着手走向上房。

胖乎乎的女人在油灯下用怪异的目光细细打量尕娃，脸上的表情由沉变阴，渐渐柔和起来。

田福元忙说：“叫娘，快叫娘。”

尕娃羞怯地看着她：“……娘……”

她没有应声，脸上的肌肉像抖落了雨水的乌云，渐渐轻薄透亮了，走过来摸了摸尕娃光亮的头顶，说：“看样子不傻不瓜，给他取个名字。”

田福元忙说：“我路上想好了，大名叫田根旺，小名叫根娃。”

她说：“就叫根娃吧，让他睡在牲口房。”

2

万川河套在榆山县算是最富饶的地方。南面翠绿的祁连山和北面的黄土山丘似乎不甘融合为一体，在这里裂开了个大口子，像弥勒佛乐不可支的大嘴，万川河套就处在这个嘴的中央。来自南面山涧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万川河，自东至西横贯川套，两岸的农田得益灌溉而旱涝保收。田家洼处在万川河套中部，坐落在万川河畔，算得上万川河套最平坦的地方。田福元祖上几辈是田家洼数

一数二的富户。但几辈子财旺人不旺，田氏一门三世单传岌岌可危。田福元的爷爷生下田福元的父亲田茂生后，夫人便腰干经绝扫窑闭库。十亩地里一根苗，田茂生愈发金贵，从小娇惯得热不得冷不得，伸出的手没空回过。刚刚认识钱便和万川河套几个富户子弟勾溜扯蛋，不务正业，不到二十岁便赌博抽大烟，游手好闲东游西逛挥金如土。娶妻生下儿子田福元后仍恶习不改一如既往。田福元的爷爷面对这样的儿子只能长吁短叹，多次训诫毫无收敛。到后来干脆成了阴阳碰见毛鬼神——一点点神气都没有，挨了田茂生几次拳头后自认为家门不幸，出了个忤逆不孝的绝业货。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

田福元的爷爷过世时，家道还算殷实。平坦坦的水地有二十多亩，槽上有两匹骡子一头犍牛。父亲过世后田茂生如脱缰的野马，败家行为变本加厉，田产地亩在青烟缭绕和摇宝掷骰子中消雪似的融化，身子骨也消磨得枯黄焦瘦，眼圈发黑嘴唇发青人鬼不像，走起路来似风中飘浮。夫人生下田福元后，就再也见不到肚皮隆起。村里人纷纷议论，说他身上的精虫早被鸦片烟熏得一干二净，不会再养出一男半女。鸦片烟浸透了田茂生的肝肺，也侵蚀了他的灵魂，他根本无心居家过日子，更不用说顾及家族的繁衍，自顾更频繁地出没烟房赌场。夫人在多次规劝无济于事的境况下，连气带病，在田福元十二岁那年便离开人世。

田福元十四岁那年的一天夜里，田茂生去祁家台聚赌。祁家台的赌徒祁广禄和他是臭味相投的一路货，祖上也是殷实人家，到了祁广禄手里便踢地卖房，没几年便家徒四壁，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落子弟。田茂生和祁广禄是赌场上的钱串子，他俩的到来总能令摇宝掷骰子的赌徒欣喜若狂，油灯下一片喧嚣。

摇宝掷骰子在万川河套是一种普遍化大众化的赌博方式，历史悠久，简单易学，能够数清手指头的人皆一目了然：两颗骰子放在瓷碟上，扣在瓷碗下，由庄家端起上下摇晃一通，然后庄重严肃地放在地上。前方的场子被一根木棍一分为二，一侧为单，一侧为双。赌徒们按各自判断猜中单或双后投注，揭开瓷碗后骰子上的点数是单单赢，是双双赢。如若庄家想大赌独赢，也可根据自己的判断卖掉可能赢的一方。于是，便在摇完骰子后高声叫唱：“卖单”或“卖双”。赌徒意欲大赌独赢，立即搭嘴续话：我的——待碗子揭开后输赢立见，该掏的掏，该收的收，泾渭分明一丝不乱。赌博这行当历来是君子玩意儿，小人见识。于是便应运而生了一种叫“揭飞碗”的小人举动：输红眼的赌徒，事先踩踏好逃跑路线，当庄家喊卖单或卖双时，立即搭嘴续话：我的！碗子揭开后如若赢，则

兴奋得满脸红光，扑过去揽钱；如若输了，扭头便跑，赢了的赌徒则没命地追赶。因事先踩好了逃跑路线，一般总能溜脱。下次赌场见面，彼此无事一样，又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腿脚不灵便不幸被逮住，整治办法毫无君子风范：先任赢家一顿暴打，不论春夏秋冬，脱光衣服光屁股扫地出门。被乱棍打死或乱脚踩死者也不乏其例，官府只道是“黑吃黑”，蜈蚣吃蝎子横竖不是好虫，自然懒得过问。

祁广禄今晚手气不佳赌运不济，几个回合下来，兜里便掏不出一个麻钱。他只好退到圈外，背起手伸长脖子替别人操心。大凡赌徒都有一个不甘心的地方，就是自己赌往往猜不中点子，替别人操心则智慧过人，屡猜屡准。祁广禄为别人操心了一阵便死不甘心了。他挤出人群佯装去尿尿，踩踏好一条逃跑线路，然后又挤进人群。庄家摇罢碗子后赌徒纷纷下注。庄家刚喊了声“卖单”，他便迫不及待地应声：“我的——”庄家一个旱地拔葱揭开了碗子。单！他刚要转身逃跑，却被一簇鹰爪似的手抓住了领豁，赌场里哗地旋起势不可挡的叫骂喊打声。祁广禄魂飞魄散，浑身发颤两腿筛糠，面如土色，语无伦次，爷哩爹哩告饶不止。红了眼的赌徒哪里吃这一套？几只手麻利地脱掉他的洋布夹袄，露出被鸦片烟熏得焦黄的排骨条子。输了钱的人正憋着一肚子无名火，正好借机发作。有人迫不及待，从院子的柴火堆上抽来几根烟锅杆粗的柴火条，拿在手上试手劲。祁广禄用懦怜的目光乞求众人，回敬他的是一张张狰狞恐怖的面孔。他失望至极，死狗一样瘫倒在地上……几根柴火棍撕裂空气，嗖嗖嗖地落在他身上，杀猪般的嚎叫划破了夜空……

“住手——”角落里传来瓮声瓮气的喊声。赌场上顿时寂静。众赌徒回头一看，是田茂生！只见他一副富家子弟的豪迈作派，傲气十足地冲着众赌徒摆了摆手，示意闪开场子。然后慢慢撩起衣襟，从裤带上抽出钱袋，哐啷一声丢到众赌徒面前，斯斯文文地点上烟说：“赢多少拿多少，良心账，放人。”

这种“舍财买放”的行为是赌场上常见的侠义之举。谁也没想到被两个大烟鬼身体力行了！众赌徒脸上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了，赢家绽出惬意的笑容，输家庆幸赌场没有被搅散，又有了捞本的机会。有几个赌徒情不自禁，冲着田茂生伸出了大拇指：“亮豁（仗义大方）！儿子娃！”赌徒们拿走各自该赢的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又重新聚拢在油灯下。

祁广禄狗一样爬到田茂生的脚下，泪汪汪地仰视着他，吸嗤着鼻子，死活说不出话来。

“球熊样子！穿上衣服跟我走。”田茂生一副不堪为伍的样子，说罢背起手大摇大摆出了门。祁广禄穿上衣服一路小跑，饿狗随主似地尾随而去了。

两人来到一处大烟房，田茂生要了两个烟泡，两人一左一右对虾似的躺倒在烟桌旁。田茂生填上烟泡，把烟枪头对准油灯，一个鼓肺缩肠的深吸，然后闭嘴憋气，许久，慢慢张开干瘪的嘴巴，任青烟徐徐漫出。祁广禄诚惶诚恐却又饿狗看见热屎，怯生生地偷瞥了几眼田茂生，也贪婪地抓起烟枪……

过足大烟瘾的田茂生眼神里有了几分活气，也斜了一眼迷醉初醒的祁广禄，咧起干瘪的嘴鄙夷不屑地训斥道：“熊样！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是咱们这号人干的吗？”

祁广禄过足大烟瘾也有了神气，鼻腔里“嗯”地发出一个长音，妄为不恭地回敬道：“咱两个乌鸦站到猪身上了，不要只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身黑。”回头见田茂生睁着灯盏碗一样的眼睛盯着他，又哭丧起脸说，“哥耶，兄弟我得罪了哪路神仙？赌场上他娘的交上了倒灶运，贼娃子打官司哩场场输。哎——狗皮倒灶鬼吹灯了！该踢的踢了，该卖的卖了，如今精毬打得炕席响，进赌场还是孔夫子搬家少不了书（输）……不瞒你说，如今我只有卖沟子了……”

“卖沟子也不能干这号羞先人的事！”田茂生腾地坐起身用烟枪敲着炕沿说，“不想想咱的先人是啥人？大财东！人上人！上八仙！穿上长袍短褂到万川河套走一圈，谁说不认识挖了他的眼窝！”

祁广禄懊丧道：“风水转了，时运变了，到咱这辈成了倒灶鬼……谁他娘发明的赌博抽大烟，我变鬼也要找他算账。”

田茂生老大自居装起人样说：“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话说回来，先人的地卖得，先人的房卖得，先人的牲口卖得，先人的脸面丢不得。你这熊人差就差在这一点上。”

“自家的脸皮都搔得没影影了，还顾得上先人的脸皮。”祁广禄自哀自叹地说。抬头又见田茂生横眉竖眼地盯着他，又唉天怨地了一阵，无奈地说，“大烟瘾犯了像老鼠啃骨头，像蚂蚁咬肠子，恨不得头撞南墙，把指头往门轴里塞，哪里还顾得上先人后人的……”

田茂生极力作出憎恶他低俗的嘴脸，懒得与他理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正颜正色地问：“今晚的事你说咋办？人情归人情，账归账，洋芋一项荞麦一项，亲兄弟明算账。”

祁广禄的脸皱得像裹脚布：“哥耶，你把心放宽，欠你的钱我想法子还你，一

个麻钱不少，相信我，咋说我也是财东家的后人。”

“别东拉西扯，你拿啥还我？”田茂生黑风罩脸地问。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快打住快打住，什么河东河西？我是吃了几斤盐的人，活了这么大岁数只见过万川河边鳖晒盖，没见过鳖成精，还得了就还，还不了算毯，总得说个够斤够两的话嘛。告诉你，我田茂生是站得起放得下的人，也是啃骨头不塞牙缝的人。”

祁广禄像霜打了的茄子，垂头丧气，眉间霜冻。片刻沉默后，像饿狗看见热屎，眉梢一展：“哥耶，咱俩门当户对，做一门儿女亲家行吗？我女儿玉玉嫁给你儿子福元当媳妇，你看咋样？”说罢眼巴巴地望着田茂生。

田茂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这不指葫芦卖勺吗？把我当夯客（傻子）糊弄？我儿子才十四岁，你女儿比他大几岁？”

“女大三，抱金砖。”祁广禄说，“你老哥头咋不开窍？先送到你家，做饭烧炕洗衣服，省得你爷俩冰锅冷灶，等大一点再合婚也行嘛，这叫边煮羊肉边垒灶，不耽搁……咱俩的账嘛，也就一笔勾销，你也别说我为人做事狗吃羊肠子甩不断。”

田茂生不动声色，吐了口烟雾，佯装举棋不定，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

祁广禄察言观色顺杆子朝上爬，凑过身来连珠炮似的说：“我女儿玉玉，人有人才貌有貌才，一貌两才，世上奇才少有。如今已十八岁，针线活样样精，地里的活儿不比小伙子差。要说做饭，那更是没弹嫌。揪面片、熬馇饭，泡酸菜、煮洋芋，脚拉风箱手擀面，把面擀得能照透太阳。财东家的女娃，有教养，胆小殷勤守规矩，你说向东她不朝西，瞎好不跟人犟嘴……”

“吹。你把牛皮吹得照透太阳。”田茂生打断他的话挖苦道，“少卖派！什么财东家的女儿？就凭你穷迫潦倒揭不开锅的熊样子，女儿能值钱到哪里去。”

祁广禄忽地坐起身说：“说了个轻巧！你掏了个驴的价钱想骑马！你替我赔了几个麻钱吗？我看上你儿子是个孝顺娃，图的是门当户对。要不，我宁把女儿掀到万川河里也不进你的家门。咱两个猪黑甬笑老鸱黑。”

面对祁广禄的咄咄逼人，田茂生悠然动了菩萨心肠。想他这么多年胡逛乱混，实实苦了儿子田福元，小小年纪便操持家务。幸亏有两匹骡子一头犍牛，收种时节与没有牲口的人家互工互种，一切都由儿子操持，收的粮食倒也够吃，只是儿子冷暖无人问津，饥一顿饱一顿，吃的尽是七生半不熟的凑合饭。他夜间

出去赌博，偌大院子空寂得瘆人，儿子只能与牲口为伴……想到这里，倒觉得祁广禄的话有些道理。便拿腔作势了一阵，说：“看在咱俩的情分上，这事一言为定。不过，丑话说在先，你可不能隔三岔五去蹭饭。”

祁广禄见他松了口，立马又亮出无赖相：“你还得搭给我两石麦子。”

田茂生瞪圆眼睛吼道：“给你一根麦草你当拐棍使哩！蹬鼻子上头。一颗麦子都不搭给你。”

祁广禄忙又死皮赖脸地哀求：“哥呢——不瞒你说，我都揭不开锅咧，你全当打发叫花子，行吗？”

田茂生吐了口烟雾，搔了搔头说：“给你。全当给牲口喂料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祁广禄的眼皮活泛得收拢不住。

“儿子娃说话一言九鼎！谁反悔是沟子嘴。”

就这样，万川河套两个败家子的儿女婚事在大烟房的土炕上敲定了。没过几天，田茂生打发几个本家子侄，给两匹骡子搭上红被窝，来到祁广禄的家。祁广禄还想扳扯一阵再敲几个麻钱，玉玉却没有一点儿大姑娘出嫁时的羞涩，自个儿走出家门爬上了骡背。祁广禄的几个亲戚碍于面子充当喜客，羞羞答答地尾随骡子来到田茂生家。田茂生依然是财东后人的做派，买了几十斤大肉，请几个本家子侄的婆娘做了一锅大肉白菜洋芋炖粉条。喜客们饱饱地吃了一顿烩菜热馒头，抹了抹油嘴，漏网之鱼似的溜走了。

3

懵懂中的田福元尚不知结婚是怎么回事。他甚至没顾上瞅新娘一眼便与帮忙的本家人一起蹲在屋檐下稠稠地吃了两大碗烩菜两个热馒头。这样的美食他还是第一次享用，暗自企盼这等美事家里能多发生几次。

夜幕初降人去院空。田茂生吃饱喝足出门干他的营生去了，院子里沉寂一片，惟有玉玉窗户上的灯光在晃动。田福元给骡子拌了两槽料后，便爬上牲口房的火炕进入梦乡。半夜起来尿尿，见玉玉房里的油灯仍然亮着，便蹑手蹑脚来到窗前，用舌头在窗户纸上舔了个洞，往里一瞅，玉玉正坐在炕上抽泣。他弄不明白她为什么哭泣，难道谁惹了她？她是自己骑骡子来的？莫非她白天没吃上大肉烩菜？他急忙跑进厨房，从剩菜盆里舀了一大碗烩菜，又专意拣了几块肉盖在上面，折身跑回她屋里，咚地放在炕沿上，不敢正眼看她，说了声“吃”，便

头不回地跑回牲口房，钻进被窝，又美滋滋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清早，田福元刚喂完骡子，王玉站在厨房门口喊了声“吃饭”。他羞羞答答来到厨房门口，却怎么也不敢抬头看她。她把一碗干拌面塞到他手里，说了声“吃”，又进了厨房。他好久没有吃干拌面了，禁不住满嘴生津，便蹲在门槛上一口气吃了个碗底朝天。放下碗便对她有了说不出名堂的亲情。他准备离去，她站在门口挡住了他的去路，恼声恼气地问：“知道我为啥到你们家吗？”

“听人说……你爸赌博欠了我爸的钱，用你顶账给我做饭……”

她呆呆地看了他一阵，骨碌碌掉下几滴眼泪，喃喃地问他：“我做的饭好吃吗？”

“好吃好吃，香得很。”

“往后咱俩好好过日子，我做饭，你干活……”

“……那你昨晚为啥要哭？”

“你咋知道我昨晚哭了？”

“……我偷看的……”

“知道我为啥哭吗？”

“你白天没吃上大肉烩菜……”

她扑哧笑了，摸了摸他的后脑勺，娇嗔地说：“瓜娃，夜里到屋里来睡，跟我做个伴儿，我一个人害怕。”

这一天格外漫长。夜幕刚刚笼罩了院子，他便急燎燎地给牲口拌了两槽料，然后磨磨蹭蹭来到她的房门前。他不敢推门，便在门前来回转悠。她透过窗户看见了他，打开门说：“进来吧。”他羞羞答答地进了屋。油灯下，他依然不敢正眼看她，便坐在炕沿上用手抠席子。她用笊帚疙瘩打了一下他的手：“上炕抠席子，吃饭擤鼻涕，来人打孩子，没家教的瞎毛病。”他收回手不知该放在哪里，下意识地右手捏左手。她陌生地看着他，仿佛有一肚子话要说又难以开口。不知过了多久，她叹了一口气，说“睡吧”，便自顾脱衣钻进了被窝。她已为他铺好了被窝，他慌乱中也自顾脱衣钻进被窝。火炕热烘烘的，他旋即嗅到新被窝散发的清香，柔软松绵的感觉令他产生了贪婪的睡欲。自从母亲去世后，他最恐惧的莫过于睡觉。父亲睡觉前总要过足大烟瘾，然后在咳嗽痰咳中艰难地入睡，嗓子里彻夜发出怪异的咝咝声，屋里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烟臭味和恐怖气息。他实在无法忍受，便把被窝搬到牲口房的土炕上。他很快习惯听骡子

嘴嚼干料时发出的咯嘭声，喜欢闻骡子嘴嚼豌豆时散发的清香味。每天晚上，他都是在牲口粪奇异的气味中安然入睡的。今晚钻进这般美妙的被窝，顿时有了从未有过的舒坦，遂对身边的这个女人也产生了感激之情。不管这个女人是父亲赢来的或是买来的，她带来的新被窝确是美妙的。

昏暗的油灯奄奄一息，她侧过身看了看他红扑扑的脸，唉叹了几声，说：“我爸抽大烟耍赌博，你爸也抽大烟耍赌博，两个老东西把脸面丢尽了……以后你只要不抽大烟不要赌博，我天天给你擀长面吃……”

这般近情知心的话他还是第一次听，刹那间萌生出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忙说：“我爸抽大烟耍赌博，我把人的白眼看够了。我日后要抽大烟耍赌博，你把我当猪当狗……”

她突然哭了，哭得很伤心：“……往后，咱把烟鬼不当人……”说罢一口吹熄了油灯。

春去冬来，光阴荏苒。一年多过去了，两人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田福元的身子骨也强壮了许多。玉玉每天做好饭后，先盛满一大瓷钵子碗，打发田福元端给烟鬼父亲。两人吃罢饭便一同下地侍弄庄稼，形影不离，俨然一对相依为命的亲姐弟。

这年的雨水格外充沛，河边地里的麦子和慢坡地里的洋芋长得很茂盛。拔完麦子打完场，挖罢洋芋，便进入初冬的农闲季节。这天晚上，田福元吃罢晚饭喂罢牲口便钻进热被窝。玉玉坐在油灯下一边做针线一边用怪异的眼神偷偷地打量他。他第一次见她用这样的眼神看他，便好奇地问：“你咋啦？为啥要这么看我？”

她放下手里的针线活，说：“……我冷……”

“这么热的炕还冷？”

她继续做她的针线活，心思却仿佛不在手上，脸上渐渐泛起红晕。她突然丢掉手里的针线活，麻利地脱了衣服，撩起被角，一骨碌钻进他的被窝，说：“瓜娃，我肚子疼，你给揉揉。”

他没有迟疑便把手伸到她的肚皮上。她的肌肤光滑细腻，绵软得像绸缎。一种奇妙的感觉电流般地顺着手臂延伸到大脑，麻酥酥的感觉旋即贯通了全身，心脏剧烈地跳动。一股迷茫不清的乳香透出被窝，粘入鼻膜便幻化出无法名状的惊悚，又电流般的蔓延到每个骨缝。他浑身上下旋即骚热，酥痒痒的感觉从脚心蹿到天灵，身子飘飘然舒展了！一阵模模糊糊的温热弥漫了全身，手

不由自主地在她的肚皮上狂躁地窜动……

她痴迷中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呻吟声。他懵懵懂懂中受到鼓励，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力……他的意识渐渐趋于镇定，偷瞥了她一眼，只见她的眼皮微启，脸色赭红呼吸急促，一副陶醉自得的样子……

“还疼吗？”

她无暇应声，抓住他的手臂，暗示他不要停下来，然后又把他的手慢慢引向乳房。

他诧异地问：“你不是肚子疼吗？”

“瓜娃——”她掐了他一把，示意他用力一点，节奏再快一点。

她的乳房柔绵紧箍，透出一股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手仿佛也领悟到魔幻般的召唤，殷勤讨好般地揉摸起来……她的脸渐渐地扭曲变形，继而发出欲仙欲死的呻吟……

他惶恐不安地停了下来：“咋啦？疼得厉害了？”

她惬意地笑了，扭过头在他脸上咬了一口：“瓜娃，你还嫩，啥都不懂！睡吧。”说着撩起被角钻回了自己的被窝……

第二天整整一天，他对昨天晚上被窝里的事多次模糊不清地玩味后便有了不甚详明又急不可待的企盼。眼巴巴地熬到天黑，吃罢饭喂罢牲口，便火烧火燎地钻进被窝，急吼吼地等她。她收拾完厨房回到屋里，瞅了一眼被窝里的他，明白了他的心思，瞪起眼睛喝道：“到牲口房睡去！”他嘟噜着嘴问：“你肚子还疼吗？”她羞红着脸说：“瓜娃，不许胡说！你年龄还小，不能这样。”他眼巴巴地看着她，乞求她改变主意。她目光冷峻得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他无奈地钻出被窝，悻悻地去了牲口房。

他回到牲口房钻进被窝，心里怎么也舍不下被窝里的诱惑。牲口房的被窝突然间冰冷了，不堪忍受了。整整一夜，他被折磨得神情恍惚，不停地翻身，差点碾破炕席。第二天中午，她正在擀面，他鬼使神差地溜到她身后，猛地搂住她，手迅速伸进她的衣服，紧紧抓住她的双乳：“肚子还疼吗？”她停住手中的活儿，骂了声“瓜娃”，却没有任何拒绝反抗的举动，顺从地接受了他的轻狂。他受到鼓励愈加放肆，动作越来越狂躁。她惬意地享受着这美妙的过程，不久便面红耳赤呼吸加剧，身子骨渐渐软化，趴伏在案板上喃喃呢语。他悠然萌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焦渴感，浑身燥热，下身鼓胀难耐。

隔壁传来田茂生干涩的咳嗽声。她一个战栗，急忙推开他，说：“今晚上你